



論語徵集
卷
十四



十八
九

憲問

服部文庫
117
248
14



117
248
14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四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憲問第十四

新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古曰。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見壽問

集覽卷之十四

新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捐介其於邦則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古義憲原思名穀祿也。言出而不能有為處而不能有守唯知食祿是也。朱氏曰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捐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難其於可恥之中自知所輕重可也。

徵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古人善解古文辭者如是夫。後世儒者不知古文辭。

且秦漢而後人皆可以為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有朱子之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捐介是果何所據。宋儒恣以己意品自古人。僭哉。但古言穀與祿殊。士曰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不稱。是以知之。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亦言魯侯不能以地與人也。然亦有通用者不必拘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古馬融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
 欲貪欲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
 念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
 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而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
 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
 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
 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
 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
 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
 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
 未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
 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古義此亦原憲以其所希望而問也馬氏曰克好
 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欲貪欲憲蓋以四者自
 固人之所難為矣然至於以此為仁則吾不知也
 蓋慈愛之德能及物無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
 謂之仁矣豈止無克伐怨欲之謂哉論曰心一也

不知其仁焉得
 仁共見公冶長
 篇

仁則為溫和慈良不仁則為克伐怨欲在其所存
 如何耳故知德者務用力於仁而不強事防閑知
 德之可尊而欲之不足惡也不知德者徒惡欲之
 累其心而專用力於克治殊不知苟脩其德則其
 欲自退聽徒惡欲之累已而強欲無之則併其良
 知良能斷喪過絕不復得存是強欲不可不知也若後
 世無欲主靜之說者實虛無寂
 滅之學而非孔門為仁之旨矣
 徵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句之上必有
 脫文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
 弟子問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
 行於其國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
 焉得仁語勢正同誠使原思問仁則孔子豈曰仁
 則吾不知也乎且果如其說乎則所謂不行云者

亦謂不行於其身邪。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然則克伐怨欲不行於其國中。何以不得為仁。曰。未知其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古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新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古義居謂居室居處富足無所憂苦乃世俗之所樂然為士者當有經營四方之志而不可專求安逸之樂苟於此戀戀不能棄去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畏避退縮不能勇為豈足以為士耶

徵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求安其居也。男子

生而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朱註。居謂意所便安處。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古包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已孫非阿諛也孫順也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

處有道則當直言勵行以明正道。乾士風若處無道，則行固不可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鋒。及以避其禍焉。君子固不當枉道，亦不當好盡言以取禍。唯有道者能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古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

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古義：此專言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蓋有德者不貴乎言，宜無言矣。而必有之仁者，不專於勇，宜無勇矣。而必有之若夫徒有言者，務飾於外，豈必有德哉？徒有勇者，血氣用事，豈必有仁哉？其

大小輕重斷而可知矣。微無說。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禊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因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孔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皋皋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新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

澆混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迨之意蓋以羿、奭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迨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然迨之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古義：迨即南容。孔氏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得以壽終。迨以此二子比當時有權力者，馬氏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稼及後世，皆王天下。迨以禹、稷比當時有德而無名位者，意蓋在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言，在所當諱，故夫子不答。唯稱迨有君子之行，又能尚德之人也。尚權力而輕道，德世俗之常態，人皆不知其非也。今迨生於魯，卿僭亂之家，而其言如此，則其得於聖門者，深矣。蓋有見權力之不可恃，而道德之效非有所求，而其流自遠也。

徵：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

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古：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新：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古義：君子之不仁，謂雖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實也。言雖有君子而不仁者，然小人之而仁者，決無之也。此專為小人假仁者而發也。夫仁愛而已矣，君子固宜仁也。然一有害人倫妨政事者，則不免為不仁。孔子以臧文仲置六關，子產鑄刑書為不仁，是已。小人非不愛人也，然無利於己焉，則雖父子兄弟，猶不能全其恩。况他人乎？是君子之所以或不仁，而小人之必不仁也。

說無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古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

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新蘇氏曰愛而勿勞會積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
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
之則其為忠也大也

古真愛能勞真忠能誨愛矣而勿勞則為不慈
忠矣而勿誨則為不忠然則父兄之於子弟臣之
事君朋友之交
可不自盡其心乎
徵無

子曰為命禕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古孔安國曰禕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
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
謀作盟會之辭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
也禕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

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
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新艸諶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
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
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
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
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
此蓋善之也

古義命辭命也禕諶鄭大夫草創謂造為草藁也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尋究也論講論也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子產
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子產國相故於其終
又潤色之也鄭國之辭命雖出於三子而至於其成
則子產獨專其美也此夫子美子產執鄭國之政
能用衆材而且言賢材之有益於國也當時詞命
雖不可悉見然以此章見之則其脩好興戎成敗
雖合之機頓分可謂重矣叔向亦云子產能用三
侯賴之則可見詞命之所係甚大而子產能用三

子之長也。論曰：古之稱良相者，不在專用己之善，而在能用人之善。蓋己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無窮。故能用天下之善，而後能成天下之善也。按左傳：裨諶等三人皆子產之所薦，而子產執鄭國之政四十餘年，國不受兵，應對諸侯無有敗事，非能用人之善之效乎？

徵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裨諶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古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馬融曰：子西猶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猶詩言所謂伊人。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也。

新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聞也。

西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

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矣。而前篇宰我問井有仁章，又誤以人作仁。蓋人仁同音，故互相誤耳。孔氏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伯氏至，飯疏食，沒齒而無怨言。夫子引之以明管仲之仁也。子產之事，見論語者三，見孟子者三。皆見其為篤厚君子。至于管仲則夫子稱其器小。孟子譏其功烈之卑，則視之子產如有所弗及者。何哉？夫論賢則期其活人，論人則取其適用。若管仲之才之功，以王道律之，則固不免有器小霸術之譏。然至於其利世澤民有功於天下後世，則非子產之所能及也。蓋其才愈高，則其望愈重，其名愈盛，則其責愈深。是以責備管仲而不貶于產也。夫子論人物，或與或奪，皆學者之所宜潛玩也。

徵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

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故亂益亡，是矣。故此章及子貢問貧而樂富而好禮，皆言使民如

子貢問貧而樂
學而篇

見壽問

集覽卷之十四

九

詩秦風蒹葭篇

論語本篇

家語致思篇

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故孔子云爾不爾。孔子之答，未有徒舉其事而無斷者也。且何晏解人也而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且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言為一章。而邢昺不知之，分屬上章。斷自子曰別為一章耳。大氏貧而無怨，吾見其人。富而無驕，吾亦見其人。皆世所多有也。孔子何必以此教學者乎？仁齋先生曰：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矣。然如家語所云，亦論語如其仁之意，豈足以証此章。

哉。且使伯氏無怨言，以此為仁，仁亦小矣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古無

新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古義：此專為貧而無怨者發。富而無驕，其事則順不矜於外者能之。貧而無怨，其境則逆，非內有所得者不能也。然此夫子就常人處貧富上論，若學者工夫，前告子貢者盡之矣。

徵說已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古：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貴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大家
 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大家
 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
 才者也。○揚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為
 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
 用人可知矣。

古義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
 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此言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能其長而棄其短，則人各得盡其
 能。而天下無棄才也。公綽蓋廉靜寡欲，短於才者
 而趙魏家大勢重，無諸侯之事。滕薛國小政繁，有
 會盟戰爭之事故，使公綽為彼，則可而為此，則不
 可。此用人之權度也。
 說微無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馬融曰：孟公綽，周生烈曰：卞邑大夫孔安國曰：加之禮樂，文成。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新**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復如曰：字者既答，而非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

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
 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
 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
 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
 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
 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
 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
 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
 之勇，而有終身誦之
 之固矣。未詳是否。

古義 成人謂有所成就之人。武仲、魯大夫名，統莊
 子、魯下邑大夫。言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
 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
 此節胡氏以為子路之語。今按與前篇有民人為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語意相類。故從之。授命猶言
 致命也。久要舊約也。平生之言，謂其非大故而平
 生相諾之言也。子路以為為若四子之長，皆極古今
 之美，遠難企及。苟節義忠信，若此，則亦可以為成

人也。論語取之者，蓋以其言亦合理，而夫子許之
 也。成人之名難矣。苟知廉勇藝，身實有之，若四子
 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為成人矣。蓋無禮則
 慢易之心生矣。無樂則鄙詐之心作矣。殊能異材
 獨步古今者，必氣滿意，抗揚已陵人，自傷其德。故
 非以禮樂文之，則不足以為成人矣。舊註以謂兼
 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所
 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

徵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仁齋先生曰：
 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
 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舊註以謂兼四子
 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
 乎。可謂善解論語已。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欲

禮記曲禮曰二十而冠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傳曰又曰共見禮記樂記

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太過。其學為爾。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樂也。文之以禮樂。納諸先王之道也。傳曰君子蓋禮樂云。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德。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撲之謂也。養之成器。而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翅救偏補闕之謂乎。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云云。是亦孔子之言也。若果使為子路之言。則子路之自用也。論語豈載之哉。胡氏可謂謬已。祇可疑者。有曰字。語勢不甚相承耳。是子路又問。而孔子

子張曰子張篇
子貢問士前篇

又答記者刪子路之問。故致曰字碍目耳。以今之成人觀之。上文乃古之成材。足以為大夫也。孔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命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然奉使授玉。亦於它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難。方其時不辱君命。最可見其材已致命。孔安國以不愛其身為解。朱子因之。然解命

不幸短命雍也

為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久要孔安國曰舊約也。是約要古音相通。故以約訓要耳。然舊約不忘平生之言。不成言。蓋在久約而不忘師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古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

文蓋馬融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厭者苦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故

古義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亦衛人
文子蓋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謂許賈之言也深不然其言也朱氏曰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徵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

古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色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古義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也直道者聖人之所深與也而其跡似直而其心實不直者是枉曲之大甚者聖人之所以譏之也○范氏曰要君

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

徵求為後於魯為猶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之是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

孝經傳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古鄭玄曰諂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諂而不正也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諂也

新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

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古義 晉文公名重耳譎詭也齊桓公名小白此專為齊桓公而發之世皆以桓文並稱而不知有彼善於此者故曰正而不譎蓋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莫大於葵丘踐土而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公私義利之別其佗行事可推知也論曰知人固難矣論人亦不易蓋知道明而後能知人能知人而後能論人能論人而後是非邪正定矣唯聖人之言猶權衡尺度一懸而輕重長短無所逃焉傳曰善善長惡惡短若齊桓晉文自王道視之固非純乎善善者然以二公論之有彼善於此者故聖人之於桓公獨不沒其不譎之善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若後世儒者之論人可謂嚴而正矣然纖惡不恕片類不掩吹毛索疵古今無全人不恕之太甚也聖人之言則不然小過必赦一善不沒實天地之心也

徵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

蹠蹠譎詭已見五諫家語辨政篇

穀梁傳隱公八年

趙鵬飛說詳于升庵外集三十六此節略

家之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蹠蹠譎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變百出謂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堂堂正正者求不見勝者也孔子所以云爾者固褒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必評二君之為人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霸趙鵬飛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得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古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

新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矣之功

古義齊襄公立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矣之功

見壽

集賢卷之十四

其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
 室一匡天下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馬融
 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王
 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
 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
 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
 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新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霸與伯同長
 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
 也衽衣衿也人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
 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凡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
 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
 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故聖人不責其死
 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
 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凡管仲所輔者正桓奪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離也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
 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
 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
 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古義子貢意管仲之不死既不可言况亦相之則
 能忍其所不能忍者也故疑其非仁者匡正也尊
 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
 狄而君臣父子之義尚存也微無也衽衣衿也
 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信也言豈肯若庶人之為
 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人莫知其名也天之生
 豪傑豈偶然哉其可無所自任不愛其身乎當春
 秋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得一管仲斯民猶中國

之民不得一管仲斯民即夷狄之民管仲豈可無乎其不死蓋有所抱負而然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也論曰按管子及莊周荀卿韓非越絕等書皆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然則桓公之於子糾是以弟殺兄不義之甚者也管仲亦不得免黨不義之罪夫子何故深與其功而不論其不死之非耶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於嫡庶之辨則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况管仲之事離之嫌而成齊桓之業是夫子之所以不言其非也

薄昭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漢書淮南厲王傳韋昭注云子糾

徵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兒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而後人弗之察已子糾兄而小白弟章

兄也言弟者諱也

章乎明哉宋儒陋見因孔子仁管仲而固執薄昭之言遂以罪王魏王魏亦管仲耳祇其人不及管仲而太宗委任亦不及桓公未免有優劣焉然管仲自擇其主而王魏高祖所命則王魏豈可罪哉仁齋先生乃謂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嫡庶之辨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此皆強為之說以求通者已夫鄉人猶且序齒推兄弟之序也而謂衆妾之子無兄弟之義可乎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罪可知已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濟世安民之功豈能被天下後

孔子曰顏淵篇

孟子告子篇

世哉。是管仲之不可尤也。且管仲之前無霸。霸自
管仲始。豈非豪傑之士邪。且古之人皆能量已之
力以爲之。後儒皆言其可言耳。孔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宜其不知聖人之心也。仁齋又以慈
愛之心頃刻不忘爲仁。是孟子內外之說所困。豈
非心學邪。段使信能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然若無
安民長人之德。烏得爲仁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古孔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
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爲

文

新臣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
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
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
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古義僎本文子之家臣文子薦之與已並爲大夫
同升在公朝文者謚之至美者言其行如此則謚
曰文亦可以無媿矣。文之爲謚惟舜文之聖足以
當之。如文子之薦僎。僎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
如此則忘已薦賢之
爲美德從而可知矣。

徵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
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仁齋先生曰文之
爲謚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僎。纔一
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忘已薦賢之爲美

不耻下問公右
長篇

德從而可知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洪氏規規計其
三善。可謂陋已。果其言之是乎。如不耻下問。更有
何善。夫文者道之别名。故諡莫大於文焉。雖有它
善。皆止已之善。而獨薦賢之益。莫有窮盡。故於諡
法得稱文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古孔安國曰。言雖無道。所
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也。
新喪。失位也。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
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

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
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古義。喪也。仲叔圍。即孔文子。此見為國者在能
用人之長。又能當其用也。苟各用其長。能當其才。
則雖以三子之才。猶能存無道之國。况有德之人
乎。雖以衛靈之無道。猶能保其國。况有道之君乎。
後世用人者。或以一眚而棄人之長。或用之
而不盡其能。此天下國家所以不免喪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

古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
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新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古義。怍。慙也。馬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
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係詞云。將叛

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技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夫其言之不怍非其行之無瑕者不能豈不難乎

徵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邢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是泥仁者為之難之言然失於辭不如朱註之勝矣

為之難見上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古馬融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齋必沐浴孔安國曰謂三卿也馬融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三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弔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
舉先發後聞可也

古義成子齊大夫名恒成其諡簡公齊君名士事
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
戒以告君者重其事而不敢忽也三子三家也孔
子自言如此意謂吾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乃
不能自謀其事而使吾往三子告之何耶三子素
有無君之志故拒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弑君
父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古之法也凡為君為臣者
之所必討而不釋者也豈可量其力之強弱哉魯
之於齊言其近則為隣國言其親則為同盟而魯
之君臣坐縱其賊耳如不聞可謂無人心矣故夫
子雖在告老之列猶不得已而告之夫公義之在
於人心一也一人唱之萬人隨和哀公若聽夫子
之言而唱討賊之義天下孰不應之惜乎哀公不
能舉其事三子亦懷其私而夫子之志終不得就
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惟其一身之惡實風俗
人心之所係在一國則一國之恥也在天下則天

左傳哀公十四年

下之恥也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不
明于天下請正其罪非徒疾陳恒之惡而已也

徵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
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宋儒之論每每
如此唯論其義而不問事之可為與不可為真經
生哉果其言之是乎段使孔子不從大夫之後而
未嘗見魯侯則亦將操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以
獨往豈理乎是固執仁者先難而後獲耳殊不知
獲者謂得報於己豈不問成敗乎蓋孔子請討陳
恒道固然而聖人之作用不可得而測矣方是時

仁者先難獲也

魯臣民尊信孔子。不啻君父。而陳恒之事。有志者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子之請。則魯之霸。可計日而待。而聖人之興。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仁齋論此章而曰。非唯一身之惡。實風俗人心之所係。又曰。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不明于天下。此可以論文。文山方孝孺之徒耳。非所以論孔子矣。且此豈容以風俗言之邪。又其論樊遲。小人哉。而曰。營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道者所以平治天下也。所以

胡氏繼之曰。鄰有殺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

陶冶天下也。經生輩平日以講說為事。而謂聖人之道止是焉。故其言如此耳。按朱註所引胡氏所謂先發後聞可也。本在胡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事。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云云。詳其文。非謂孔子。而朱子割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古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新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古義孔氏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事君之道。以不欺為本。然不知犯之之義。則或至於阿其所好。故又曰犯之。

孟子離婁篇

徵勿欺也而犯之。人多以欺為詐，亦有欺侮之意。子路行行，未免此失耳。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此以犯之為勿欺之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蓋古義也。後儒多為勿欺與犯相反之說，非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古本為上

新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

古義上者指道德仁義而言，下者指流俗鄙賤之事而言。此猶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意。言君子小人在鄙事在鄙事故為人之所賤，在道德故為人之所達。

所貴皆其所自取，可不慎乎。

喻於義里仁篇

下學而上達本篇

小雅北山之什
小明篇
圭璋特達禮記
聘義

徵上達下達，何註本為上末為下，不知何謂。邢昺謂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是以喻於義喻於利作解。朱子因此而曰：君子循天理，故曰進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汙下。天理人欲，自其家言，然皆不穩。它如下學而上達者，與下學對，其義自見。因按表記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是蓋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如圭璋特達之達，謂通於君也。何晏蓋言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

人之通於君以財利也。小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古來相傳之說。然攷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蓋君子之通於君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下達。何邢朱皆誤耳。大氏論語言禮者多矣。而後人不知之。解以義理。是古今學問之異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新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古義古人之學求之實矣。故其所學無不為己之益。是為己也。後世之人專為利名而志道之心踈矣。然人或有資其學而用之。則隨其大小為人之助。是為人也。然於己之身心則無益。豈足為學乎。為己者必能成物。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夫釣名干譽。誇多鬪靡。而不知用力於己之身心者。既不能成己。焉能成物。或雖有為人之益。然無為己之功。其為人也亦耶。書燕說可鄙之。甚。

徵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善解論語者如此。

夫孔子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所言止此耳。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學者察諸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使乎

古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其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及魯，故伯玉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

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古義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夫子指伯玉。朱氏曰：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此言伯玉為己之功常如不及。凡為使者必飾詞後言。舉其主之賢而伯玉之使不稱其德。而以其心之所不足者而答其主之賢。愈足信。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過之不可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論曰：後世之學甚過緊密。務制斯心。欲一毫不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木石。不能無過。但在能

過而不改衛靈公篇

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若欲強無過則不至死
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於把捉矜持外飾內非故
曰君子不貴乎無過而貴乎能改過焉

徵仁齋先生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而曰知道
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
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
過之不可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
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
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
之也有味乎其言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古無

註

新重

出

古義

重出

徵無

說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古孔安國曰
不越其職

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
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
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古義朱氏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弟
子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上章專為謀政者言
此章泛言君子平日之所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

孔子思周公述而篇

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微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廢百者。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語敬也。如患無位。亦謂朝廷之上。無己所立之位也。

患無位里仁篇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古無

註

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古義。邢氏曰。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言顧行。行顧言。故言浮其實。君子所恥。嘗曰古者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之務實也。如此。

微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昺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仁齋從之。然文法乖。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所以過其行者。恥其所已言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古無

新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古義君子道者言君子由此而行之也此三者皆進學成德之要與仁義禮智之目自異矣責己以明道之無窮又以此勉人也道言也此記子貢之非他即夫子之實為聖人言夫子所謂君子道者勸勉學者也其曰我無能焉者雖若謙辭然本以道之愈無窮而聖人之知益隆故也子貢知之故曰夫子自道也猶曰夫子既聖也

徵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蓋性之德

人人而殊唯知仁勇為達德故君子所皆由也夫子自道也仁齋曰猶曰夫子既聖也為是朱子以為謙辭非是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古義方比也言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賢乎哉似褒之而實所以深抑之也夫子言我則自脩之不暇而何暇方人子貢方人自是才有識者之常態然好比方人物則其自治必疎矣是以君子含容沈默自洽深切不以比方人物為事蓋知自治之難而方人之無益也論曰舊註曰比方人物而較

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人為學也若不如是而徒論人物之短長則益驚多言而於道無分毫益晦菴之學專主窮理以論人物為格物之一端故遷就其說而不自知其鑿于孔子之意也

徵子貢方人朱註此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仁齋曰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方人為學矣又曰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愚按朱子窮理及心馳於外皆其家言而方人者知者之事豈

翅有才識者常態哉且聖人亦豈翅以為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為賢知也故曰賜也賢乎哉世儒多味乎聖人之道即王者之道動為窮措大解故其言皆無作用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古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

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古義朱氏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說 徵無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古 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

新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

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

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古義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

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語辭言不逆不億則可謂

誠直也而有先覺之明焉則無為人欺罔可謂

賢矣不逆詐不億不信唯誠直之人能之然未為

至也加之有先覺之明而無誣罔之

失則非明睿之君子不能真賢者也

徵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

寧能為賢乎古人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不逆詐

不億不信蓋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為智

者孔門若宰我子貢之流有流于詐黠之漸矣聖

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鯀必試而後正其罪孔

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為智者非君子之道也

後儒昧乎辭亦不知抑亦字是字未穩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古 包氏曰微生姓畝名包氏

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新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佞蓋有齒

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

堯試鯀具書二
典
視觀察為政篇

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古義：微生，姓。微，名。微生，依也。為佞，謂務為口給以悅人。微，蓋以夫子誦人，不倦為佞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言我似此，栖栖于世者，疾夫遺世長往之士，以天下為終，不可為而堅執不返也。夫子雖不斥其非，然其警之亦深矣。微，蓋有齒德而隱者，絕聖棄智之流，故以夫子為佞，而夫子答之意，直義明，不少著形跡，豈非和氣充溢，觸處皆道邪？蓋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敢為過高之行，豈隱者執一而不通者所能知乎哉？○夫道通則行，固則滯，通則舉一而百順，固則執一而百廢。孔子曰：疾固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蓋為此也。推之學術，揆之政事，其是非得失，成敗通塞，皆自此而判，可不察乎。

徵：微生畝，不知何人。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為先輩。何也？以其名孔子也。以孔子所答為學問之事也。

學則不固。學而固哉。高叟，孟子告子篇。好勇疾貧，秦伯疾沒世而名不稱，衛靈公篇。

棲棲者，訪求弗已貌。孔子之訪求弗已，畝以為欲博學以騰口舌，故曰：無乃為佞乎。疾固者，疾固執一說也。是孔子語所以訪求弗已，故云爾。凡固字，如學則不固，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皆以學問言之。後儒不知之，為一切之解，乃謂孔子欲行道以化固陋，非矣。疾字不必疾人，如好勇疾貧，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自疾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玄曰：德者，調良之謂。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古義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蓋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為小人也必矣

徵無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德恩

德恩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言於其所報之乎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德報之不可也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白譬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

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古義

德謂恩惠報以得我者將以何報之乎是非邪正者則於其有德於我者必以直報之不可忘焉若此而各隨其實不增不減曰直以此待所怨者可矣若於其有德于我者必以直報之不可忘焉若此而後兩者各得其當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其心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朱氏曰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以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論曰以德報怨則害義不可行也以後仁義兼盡各得仁不可為也唯如夫子之言而後仁義兼盡各得其當譬諸天地之化賦與萬物而物各得其所也又曰怨與讐自不同如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不在此

徵以德報怨何晏曰德恩惠也朱註盡之矣仁齋

曰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
 心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妄哉。
 以直報怨者。當怨則怨。不當怨則不怨。當其怨之
 時。豈漠然無所用心乎。以德報德者。謂以恩惠報
 恩惠已。豈別有精微之解哉。如仁齋之言。則必在
 上之人而後可矣。且舜之於群下。豈皆有德於舜
 乎。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子曰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不知已亦不尤人孔安國

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
 於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不得於天而不怨
 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
 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
 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
 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
 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
 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古義此夫子自道以嘆默契者之難。下學者習人
 事之近也。上達者造道德之奧也。朱氏曰不得於
 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上
 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
 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
 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論曰何謂天知之乎。
 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
 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同然。以

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摧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

徵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言人不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者可知已仁齋乃曰嘆默契者之難道學先生哉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孔子自道也其為人也若是故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道於當世是天之知孔子也下學而上達者下謂今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詩書禮樂而達於先王之心也達如中庸達天德之達是

孔子知命之言漢儒以來知孔子之心者尠矣務作奧妙之解故此章之義皆失之矣仁齋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推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果若其言則聖人亦唯子雲耳且徒以公是以理到之言而論孔子之心可謂陋已且其不貴鬼神故亦昧乎孔子稱天之意孰謂仁齋先生非理學乎

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古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孔安國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孔子曰安國曰季孫信讒

志子路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辨刑陳其尸曰肆

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也新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

言欲誅寮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肆陳尸也

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古義公伯寮魯人愬譖也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

肆陳尸也言欲誅寮言道之行廢皆繫於命而非

寮之所能為也聖人之於事有言命者有不言命

者蓋於道之行廢世之治亂每必言命為其在天

而不在人也至于出處進退利害取舍之際則必

言義而不言命為其由己而不由人也夫衆人雖

決於命而不可堪其憂苦不知命也賢者雖能委命

而不能安焉又以其不真知命也唯聖人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益知命之至泰然自

安亦靡所動于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徵肆諸市朝邢疏引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以

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古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馬融曰去亂國適治

邦孔安國曰色斯舉矣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

新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去亂國適治

邦禮貌衰而去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

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

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古義世者舉一世而言。辟世者天下無道則隱。蓋與世推移。不露形跡。非有道之士。和而不流者。不能故稱賢者。不可斥長沮。桀溺之流而言也。去亂國。適治邦。雖見機之速。然不如辟世者之超然自得也。故曰。其次不善之色。見於顏面。則去。比。辟地者。則迫矣。不善之言。發於口。則去。視。辟色者。則亦著矣。故以此終之。君子之仕也。將以其行所學也。然苟有所不合。則不肯枉其志。以取禍也。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辟世者。隱見關于天下。辟地者。出處系于一國。辟色者。禮貌衰而去。辟言者。有違言而去。皆雖不失身于亂世。而微無說。

子曰作者七人矣

古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蓍。儀封人。楚狂。接輿。**新**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謂長沮。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古義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原文恐有七人之姓名。今不可考。此又上章之意。○輔氏廣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作者之謂聖禮
記樂記

徵作者七人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是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斥其名者。人皆知之也。橫渠有是說。先後諸儒。以介於辟世。晨門之間。故以為見幾而作之義。然見幾而作。謂之作者。古未之聞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古晨門者閭人也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

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古義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晨門知世之不可為而不

為故以是譏孔子此知夫子之德而未知夫子之道者也人之不得不與人為群猶鳥獸之與鳥獸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道有顯晦而無可泯之

理世有升降而無不可為之時夫子皇皇於斯世者蓋又有可為之理而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故

也其為仁也亦大矣晨門之徒何足以知之

徵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蓋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不恭也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之所以為至德也晨門知之以贊孔子故錄之舊註謂譏孔子也非矣人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者必有斷焉而是無斷焉故知其為贊孔子已

子擊磬於衛有若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古蕢艸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包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

其不能解已之道

新磬樂器荷擔也。黃艸器也。此荷黃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搆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果哉。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黃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古義磬樂器黃草器也。荷黃者聞磬之聲知其有憂世之心而嘆之。朱氏曰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搆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果哉。謂往而不返。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言苟不可其意。則不肯有為於世。此亦無難為者矣。天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于懷。故其心自發于磬而荷黃者聞而知之。則亦非凡人。但於聖

人仁天下之心。則未之知也。蓋聖人視天下猶一身。視其陷溺猶痒病。疾痛之切于我身。豈欲離世絕俗而獨善其身乎。世衰學廢。人不知大道之所在。故高視隱者而難其所行。殊不知人之所難者。在於周旋人事。維持世道。使不至于禽獸。若夫絕世離俗。獨善其身。何難之有。

徵蕢說文引論語作更庾也。庾蓋蕢所受。為今一斗四升三合餘。故蕢又稱庾爾。有心哉。何晏曰。有心謂契契然。邢昺引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萇云。契憂苦也。朱氏所以不取者。嫌以憂苦視孔子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豈不憂苦乎。且聞磬而識其有心於天下。非憂苦之聲而何。又按升庵曰。何晏註曰。硜硜猶碌碌也。晉范弘之傳。雖有硜硜之稱。

升庵外集經說

而非大雅之致。一作踉蹌。今何晏註無碌碌之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古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馬融曰已百官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

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新言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

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古義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鄭氏讀作諒闇言天子居倚廬不言謂不論議政事也古者世淳民忠

其執親之喪三年悲哀未嘗言家事故曰古之人皆然諸侯死曰薨豈殷之時天子之死亦言薨而

天子仍稱之歟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三年不言也商道中哀諒陰

之禮久廢不行獨武丁能舉而行之見哀戚之深能盡人子之道宜乎其中興商道而得稱高宗也

○按三年不言者謂專委冢宰不敢言事非緘口而不言也孔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若不

言則小人論道也古文書云既免喪其惟不言又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葺

令出於後世之附會明矣

徵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蓋殷天子久

無三年之喪高宗特行之故喪服四制曰載之書

中而高之故孔子引諸侯之禮其禮弗傳故也凡

古書曰君者諸侯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周公所定也。蓋殷天子禮。所以廢三年喪者。以節文不備故也。周公備其節文。而後不可得而廢焉。故屬諸周公。如舊說。則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者。至於祭以大夫而止。期之喪已下。為贅言。且殷世及周。立孫則昭穆之禮。亦昉於周公。是中庸之外。它書不載也。可以

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商女子夏喪其子章

見已。檀弓載此而引天子之禮。記者之不善也。世儒多謂諸書直記孔子之言。殊不知言也者不可筆者也。故諸書記孔子之言。皆脩辭者也。脩辭隨記者之意。故不同焉。不必皆異時之言也。諸書但論語中庸。其辭如精金美玉。可以為據。己人或執檀弓文之美者。也是誠然。然其書後子思曰。商女亦異於論語諸子相字者也。曰廢其祀。刳其人。先王之禮。豈有之哉。是吾於檀弓所以亦有不取者也。祇此章。主意在不言。而不在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以明之。學者其察諸仁齋先生

疑殷之時。天子之死。亦曰薨歟者。蓋未識君字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古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新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古義上之於民莫不欲其易使也。然每不得若其所欲者。蓋不得其道也。夫治國平天下。一以禮為本。而後上下辨。而民志定。昔者先王之御民也。一號令之後。發一政事之出。其應之猶水之就下。不敢後者。民能知上下之辨。而莫敢不敬故也。故治民之要在禮。而不在法。論曰。夫子之教人曰。德曰學。曰禮曰義。必以好為上。嘗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好則熟。熟則驗。驗則其應無窮矣。漢唐以來。莫不置禮闈設禮官。以講儀文。度數之詳。然而徒為虛器。不達於天下者。豈非纒供文具。而好之之心未至故乎。孟子

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謂好之之益甚大也。

徵孔子每曰好古好學好德好仁好禮好義而無

好知之教。故知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也。蓋禮義

者道也。道者古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德者有德之

人也。仁者仁德也。觀其所好。而孔子之心可知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古孔安國曰敬其身。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佗道也。人

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
 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及求諸近也蓋聖人之
 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
 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
 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古義已者對人之稱脩己者安民之本以此治國
 平天下亦無難為者敬者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之謂百姓者盡人之稱益脩己以明其脩己之外無
 以子路猶少之故再三言之以明其脩己之外無
 復餘法也此極言脩己之效而以堯舜其猶病諸
 明其功之甚大而難及也脩己者治人之本仁以
 體之禮以存之而後可以脩己之外益推脩己之極
 者功用之盛皆無出于脩己之外益推脩己之極
 功則堯舜之盛亦不過此舜之恭已而正南面子
 思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義也論曰古人言敬
 者多矣或就政事而言或就祭祀而言或就尊長
 而言或就政事而言皆有所敬而然曰脩己以敬

克已顏淵篇

九經中庸

曰居敬而行簡皆以敬民事而言未有無
 事而徒言敬者也若後世之言敬者異哉
徵脩己以敬不言所敬敬天也仁齋曰敬民事君
 子豈無王事乎要之民事王事皆天職也故敬天
 為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克已復禮為仁
 九經首脩身一也

**原壤夷俟子白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古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
 待孔子賊謂賊害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腳脛
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
 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
 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
 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

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踞然。
古義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見孔子來而踣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害也。幼而不孫，弟不順上也。長而無述，無善狀也。老而不死，久偷生也。故曰賊也。孔子歷責其已往者，以警其將來也。敗風俗害人倫，惡之大者也。以聖人之盛德於故舊之人，其責之猶無所恕如此。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原壤之倫乎。

徵原壤孔子之故舊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

故也。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之椁，則知其為鄉黨為故相親狎之人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已。原思記之具悉，為是故也。今人遽見以為孔子撻之大非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古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新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

寵異之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古義 闕黨童子初入門不待夫子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益童子之職也。童子而行之故或疑其為益也。將命長者之職也。童子齒隨行兄之齒雁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求益者自卑以牧今此童子如此則欲速成者爾。此因上章而類記之。猶前篇公冶長可妻及子華使於齊章之意蓋原壤嚴以論之也。童子寬以育之也。聖人之道溫威並行而不拘于一如此亦編者之微意也。論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絆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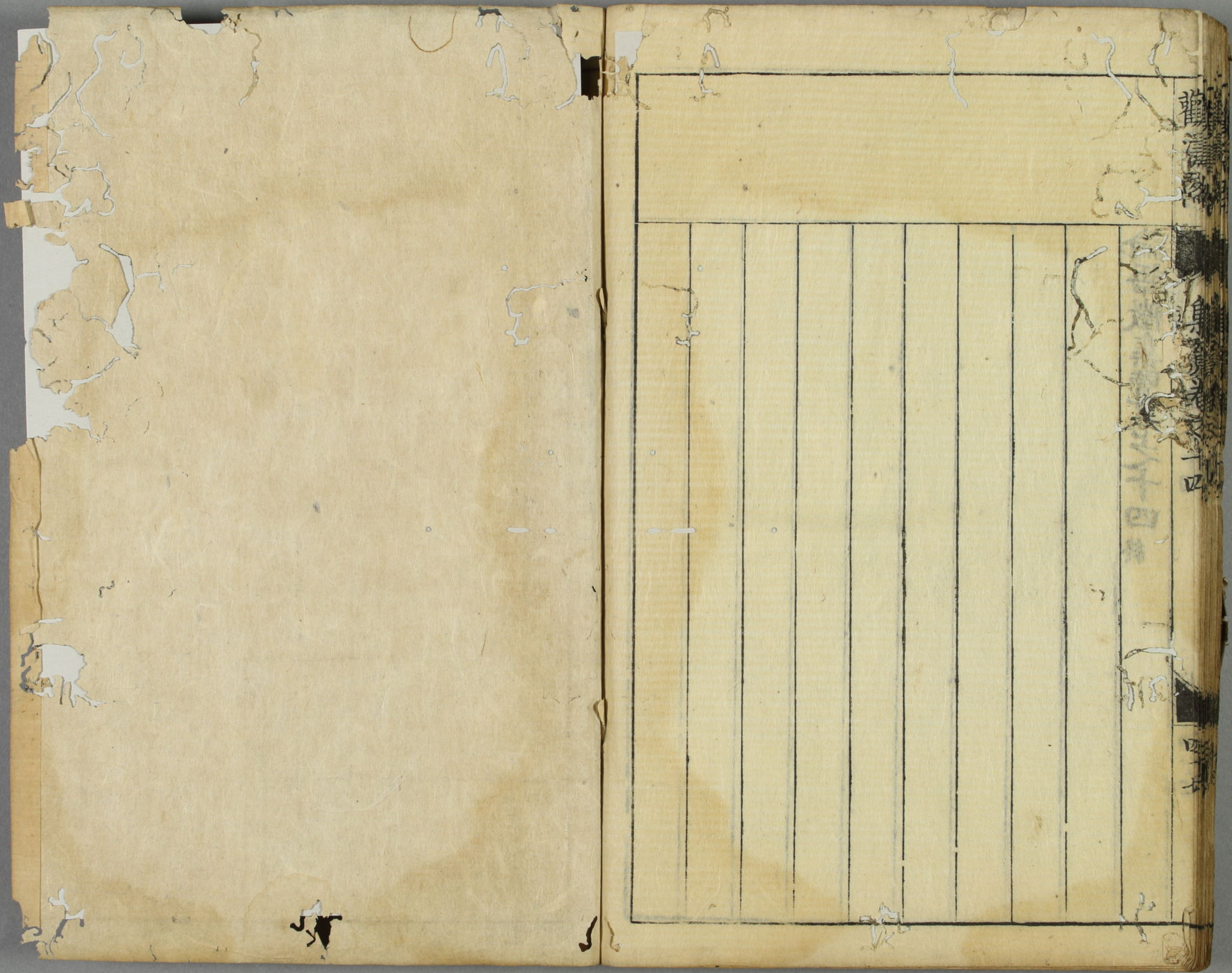
徵 闕黨章。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

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絆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有味乎其言之。豈翅闕黨童子乎。孔門之教。皆使人自得之。而不強聒之。故其於童子也。亦使之習與性成。是孔子之教也。又按曲禮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

益者三友季氏篇

謁也童子將命亦古之道也朱子謂或人疑此童
 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非也或
 人在孔子之時亦必知典謁為童子之職豈以此
 為寵異之乎亦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
 也故疑其以益者故先生長者進而與之友是所
 以問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
 行也非求益者也可見或人所以疑者適足見其
 非益者已益者即益者三友也求益者取於友也
 非進益之義言其不知取於友之道則其非益者
 不言自明矣宋儒不知古文辭故解非其解也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四終



龍溪

身

四

